

心窗
片羽

做自己

◎朱朱

跟朋友聚餐的间隙刷到李安在威尼斯电影节上的致辞,提起拍《色戒》时的一场感情戏让他崩溃,而梁朝伟悄悄走过去跟他说:“Director, we expose skin, you expose something else,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yourself.”于是想起当年电影上映时,许多朋友坐飞机去香港看无删减版,电影一大部分的噱头就是梁朝伟的皮囊而非李安的其他。

梁朝伟终身成就的寓意在我看来不仅是曾经拍过的电影,深挖每个人成长的道路,分析时代与个体性格的磨合,加上命运的齿轮翻转的机会,无论哪个年代都会对当下有所启示。

人们关注这个香港男演员,作品和八卦几乎五五对开。总觉得他是有了好剧本和好的机会才翻红的,其实推动梁朝伟成为“电眼杀手”的导演不是王家卫和李安,而是台湾文艺片导演侯孝贤。因为电影《悲情城市》换角找梁朝伟来救场,角色设定的闽南语又没时间去熟悉,于是,侯孝贤把人物设定换成了聋哑人,完全依靠眼神和动作去表演,才意外地让梁朝伟的优势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。抛开导演和演员的身份,侯孝贤更像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因材施教。

可现实生活中,有多少一对一非常诚挚的帮扶和支持呢?看着梁朝伟拿着奖站在台上感动得抹眼泪的时候,觉得他真是一个幸福的人。这个幸福并不是他用尽力气去迎合去改变而获得的成功,而是因为一个人有机会成为自己并且最终被认可。

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太多的空间让你做自己,只能在秩序和规则里有的放矢。不顺从的结果要么被踢出局,要么就被训练成为另一个人。成为另一种人并不是完全的不好,但人这辈子,做自己的机会只有一次,更有独创性,更珍贵。于是,我想到一个朋友,之前想趁互联网的流量红利仍在,改变模式多途径营销,后来忽然放弃了。并不是不想要最终会得到的市场,她还是想一步步用自己的专长去获取,哪怕慢一点也无所谓。这跟一个演员选剧本是一样的,演什么像什么固然是一种本事,但本色出演无疑是所有角色里最易接受最容易挖掘潜能的方式。

梁朝伟只有一个,同样刘嘉玲也只有一个。刘嘉玲的包容和包揽则让梁朝伟最大限度地保持着简单和天真,这是真正好演员所必须拥有的特质。

世界上很多人之所以能成为幸福的人,大多是殊途同归的。闪耀的娱乐圈太遥远,而平凡的我们面对这场盛宴,除去对电影曾经的辉煌渐渐落幕有些唏嘘以外,更多的应该思考如何成为最好的自己,如何努力创造或是找到一个能最大限度成就自己的环境。



深山秋色

◎万嘉黎

读档案的沈卫威老师

◎朱洪涛

在大学里,同事见面打招呼一般称某某老师。以前,有一位沈姓职员,经常找他交材料,可是不能毫无招呼扔下资料就走,又不好意思称他“沈老师”。我看他好像是新来的,于是便称呼“小兄弟”,这样我既避免了尴尬,他也觉得新奇。在我心里,“沈老师”这个称呼是绝对专称,如果让我这样称呼第二个人,我会觉得有点怪,因为我的博士指导老师是沈卫威。那读书的三年,沈老师磨炼了我对读书的爱好,为着这份爱好,我不好意思再这样称呼别人。

老师教我们读书的方式是开读书会,一月一次,三年二十四次。有一回,读书会轮到我汇报一月读书状况。我讲了读李锐《庐山会议实录》的感受。当时,读罢此书很有感触,尤其书中的一些生动细节让人一读难忘。我津津有味描述书中细节的时候,不经意间抬头看了一眼老师,自此以前、从此以后我再未发现老师那种眼神,他就像一个对某件玩具特别有兴趣的小孩子一般,眼神里充满了想了解事情真相的渴望,而且坐在那一动不动。孟子说,存乎人者,莫良于眸子。这第一次让我体会了“眸子”的含义,纯粹,干净。然后,老师就着我的发言引申开去,说做学问不能ABC,要XYZ。当时,我看民国时期茅盾写过《中国神

话研究ABC》之类的书,显得很喜欢的样子。沈老师说这些都是入门级别,于是有了上面的劝告。

老师跟我们说,读书的三年不要请他吃饭,因为他觉得学生读书清苦,还掏钱请老师吃饭。这样不好。所以但凡跟老师吃饭,要么老师请,要么是毕业的师兄师姐把我们这些在读的师弟师妹叫上吃一顿。老师点菜很照顾我们,喜欢点东坡肉。他觉着我们读书辛苦,要多吃点肉补身体。这东坡肉肥而不腻,女生一般不动筷子,那只剩下汤君和我两个男生。要是汤君和我也不大动筷子,老师有时会直接抄起盘子让我们夹,还好那会儿吃得动,不要紧。老师是一个心肠好的人,这是一定的了。

有一次跟老师约好在食堂谈论文,老师先到,便要了一碗面坐那等我。我也要了一碗面,怕面汤泼出,便慢慢往前走,偶一抬头,看到老师巍然坐那,不言不动。也许是我太过敏,我立马想到孔子说的“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则厉”,那次具体谈了什么完全忘了,老师的坐相则一直忘不了。还是在食堂,聊完学术后,老师居然请我吃哈密瓜,就是切成一片片,用竹签串好,一片两块钱的那种。我心中暗想,这似乎有点搞笑,边走边吃,边吃边聊,认识我的人没几个,认识老师的人

肯定不少吧,这样好还是不好?还有一回,我发现老师喜欢骑自行车,那次读书会安排在老师办公室,我见他坐电梯把自行车弄到二楼,大家都以为老师会把自行车径直推过来,没承想老师一个优美地斜跨,稳稳当当骑着就过来了。其实,办公室离电梯口只有十几米的距离,我实在憋不住喷薄而出的笑,便掉转头去。后来,我想明白了,老师把生活跟学术连成了片。

平时只要谈到学问,老师都是滔滔不绝,加之记忆力又好,听之忘倦。老师不但记忆力好,而且还勤奋。我知道老师一直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材料,这一查就是六年!老师跟我说:“经过团队三十位成员的共同努力,已初步查到学者未刊书信一万多件,作家未刊书信三千多件,未刊文稿两千多篇,作家大部头手稿一百多部。整理、研究已逐步展开。”这些材料之前研究文学的人都没去触碰过,老师入了宝山,绝不会有空手而归的道理。想想做学生的我们真是汗颜。

沈老师把我带上了学术道路,感激之情无以言表。如果去南京见老师,我心中都要掂量一下,毕业好几年了,还有没有底气跟老师坐在一个桌上,接上老师的话。老师从来不批评我们,但不说就是最大的说。

明天是个未知数

◎汤凯燕

前一天,我写道:“人生挺有意思的,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”第二日凌晨三点,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拍醒,是堂妹,她说:“大伯大出血,进了抢救室,打你电话关机。”

一路直扑到医院。

急诊抢救室,灯火通明、热闹非常,仪器报警声此起彼伏。循着一张张床,一个个头找,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,有的面目全非,有的神情哀苦,有的麻木呆滞。床边家属大多是恍惚的。

终于见到父亲,面容干净,神志清楚,我一颗心落到实处。

床头塑料桶内一罐几百毫升暗

红的血液,是从父亲口鼻抽吸出来的。父亲说家中已经成为“凶案现场”,鼻腔突然大出血,如皮管漏水,捂都捂不住,把母亲吓得手足酸软。

一瓶止血剂输完,血基本止住。母亲回家,我陪父亲。

“看,你该把银行密码给我了。”我逗父亲。

“还真的是,要是脑子出血,问题就大了。一切都是命啊!”父亲忆起年轻时当建筑工人自高空坠下,同伴当场气绝,他侥幸逃命,也未留任何后遗症。

当时我才三岁,无法想象,若父

亲不在,柔弱的母亲带着我会是怎样的命运,又会成为什么样的我。

邻床是个男孩,外伤,包得层层叠叠,如同木乃伊。对面的中年女人面色蜡黄,她想坐起,又捂着肚子哀号着躺下。

早晨父亲检查后无异常,被医生打发回家。父亲跟着我慢慢往车边走,我对父亲打趣:“你是横着进来,竖着出去啊!”

父亲形容此次事件属于“军事演习”,从此手机24小时待命,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,也许是好事,也许是坏事。

芬芳
一叶玉兰
一瓣